



弘义融利:华侨华人与侨乡关系若干思考

李明欢

(暨南大学华侨华人研究院, 广东 广州 510630)

[摘要] 伴随人口跨境迁移而长期维系的跨国乡缘网络是中国侨乡的总体特征。当代侨乡可分为传统侨乡、新兴侨乡和特殊侨乡三大类别。华侨华人与侨乡的关系既可能是由人口、资金、信息构成的实质性关联,亦可能是情感、文化乃至祖先崇拜、神灵信仰的虚拟性交织。弘义融利是华侨华人与侨乡关系未来发展的要旨所在。

[关键词] 华侨华人; 侨乡; 弘义融利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3925(2018)02-0003-02

习近平总书记在论述“中国必须有自己特色的大国外交”时指出:在处理中外关系时,应当“秉持亲诚惠容”理念,“努力寻求同各方利益的汇合点,通过务实合作促进合作共赢”,“真正做到弘义融利”^①。奉行上述基本原则,无疑有益于我们在宏观层面上辨析华侨华人与侨乡关系之形成、深化与未来走向,发挥华侨华人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的特殊作用。

一、何为侨乡:血缘亲情与想象共同体

1938年5月,陈达先生在闽粤侨乡调研基础上写作完成的《南洋华侨与闽粤社会》一书正式出版,迄今已整整80年^②。虽然陈达先生在该书使用的是“华侨社区”而非“侨乡”,但因为该书选择了具有代表性的闽粤“华侨社区”进行深入调研,并对“华侨社区”和“非华侨社区”进行比较,着重剖析华侨社区的社会特性,故而一直被誉为中国现代侨乡研究的开山之作。80年来,华侨华人与侨乡之间重重叠叠的悠远关系一直是侨史研究领域的核心话题。自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世界各地华侨华人的人口总量和社会影响力与日俱增,华侨华人与以“侨乡”为重要标志的祖籍国之间的关系,更是日益吸引国内外从政界到学界人士基于不同立场的密切关注。

何为侨乡?顾名思义,“侨乡”即“华侨的家乡”,在当代中国是一个约定俗成的概念。按照《华侨华人百

[收稿日期] 2018-05-26; **[修回日期]** 2018-05-27

[作者简介] 李明欢,广东人,博士,暨南大学华侨华人研究院特聘教授,研究方向:国际移民和华侨华人。

^①习近平:《中国必须有自己特色的大国外交》,《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外文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2017年版,第444页。

^②该书基于作者率领团队于1934年9月至1935年4月在闽粤三个“华侨社区”、1935年3月至1936年2月在一个“非华侨社区”进行实地调查所搜集的资料,全书于1937年11月完稿,1938年5月正式出版。

科全书·侨乡卷》的定义,“侨乡”所指乃是这样一些特殊地区:第一,华侨、华人、归侨、侨眷人数众多;第二,与海外亲友在经济、文化、思想诸方面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第三,尽管本地人多地少,资源缺乏,但由于侨汇、侨资多,因而商品经济比较发达;第四,华侨素有捐资办学的传统,那里的文化、教育水平较高。

在现实生活中,“侨乡”是一个没有明确边界、没有定量内涵的概念。“侨乡”之大可以大到涵盖特定省市(如最早为人们所熟知的“闽粤侨乡”);而“侨乡”之小亦可小至仅仅特指某地之一乡一村。《福建省志·华侨志》依据福建全省各地华侨、归侨、侨眷与本地人口比例之多寡,对“重点侨乡”和“一般侨乡”做出如下定量界定^①:

重点侨乡:华侨华人总人口在 10 万以上,或相当于该县(市、区)总人口的 20%以上,侨汇较多,与海外关系比较密切;

一般侨乡:华侨华人在 10 万以下,1 万人以上,或是相当于该县(市、区)总人口的 20%以下、5%以上。

以上条款制定于 20 世纪 50 年代,虽然其中如“人数众多”“侨汇、侨资多”等规定均无法量化,而“资源缺乏”则并非所有侨乡的共同特性,但由于之后并无更权威或更全面的定义公布,因此以上关于“侨乡”的定义一直被学界引为参照。

概而言之,伴随着人口跨国迁移而形成、并且长期维系的超越国境的亲缘、乡缘网络,是“侨乡”的总体特征。如陈达先生所言:“闽粤的沿海村落,在历史上何以连续不断的有向南洋的迁民运动?这些村落何以形成它们的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怎样的发生变迁?对于生活方式的形成与变迁,南洋的迁民发生何种影响?这些影响的量与质,在闽粤的华侨社区里如何表现出来?”^②正是对诸如此类问题的深入思考,令侨乡研究在众多学术研究中脱颖而出,独树一帜。

窃以为,当今“侨乡”可粗略分为三大类别,即:传统侨乡、新兴侨乡和特殊侨乡。“传统侨乡”系具有悠久移民历史传统之乡村,主要分布于闽粤沿海及内陆客家地区,陈达先生当年调研所描绘的即为传统老侨乡的典型形态。“新兴侨乡”则主要伴随着改革开放后乡民大量向外迁移而形成,在浙南山区青田、文成,在福建内陆山区明溪、南平等地,均可见此类社会影响力与能见度后来居上的新兴侨乡^③。而我所界定的“特殊侨乡”则是伴随着全中国数十个“华侨农场”改制而形成的具有侨文化特色的小社区。众所周知,华侨农场曾是中国政府在特定历史时期为集中安置归难侨而专门建立的特殊机构。虽然随着改革开放以来主客观环境的变化,华侨农场已经在改制中走向市场,融入社会,但是,基于华侨农场之建制而形成的小社区中因归侨比例极高,与海外具有广泛的亲缘关系,故而依然顽强地展示以“归侨认同”为共性而建构的文化特色,是为一类特殊的侨乡。

再以为,就学术层面而言,侨乡应有狭义与广义之不同,有本义与转化之差别。

狭义范畴,“侨乡”乃一乡一村,即华侨华人与自己祖庙宗祠具有密切血缘亲情的那方小天地。尤其在第一代海外移民心中,它蕴含着心灵深处永远抹不去的深切情感,还有他们对后代口耳相传的家族记忆。当我们看到回乡寻根的华裔骤然发现自己从祖辈那听来的一木、一水、一屋、一径突然显现在眼前而激动不已、热泪涟涟时,我们就能更贴切地理解何为华侨华人心目中的“侨乡”。

①广东、广西、海南等省的情况略有不同:广东省有重点侨乡 43 个,一般侨乡 22 个;广西的重点侨乡有 14 个县市;海南则有重点侨乡 6 个县市。若以闽、粤、桂、琼四大侨乡合计,则共有重点侨乡 83 个市、区、县(参阅周南京主编:《华侨华人百科全书·侨乡卷》,中国华侨出版社,2001 年版,第 804 页)。

②陈达:《南洋华侨与闽粤社会》,商务印书馆,1938 年版,第 8 页。

③“传统侨乡”可能有“新移民”,“新兴侨乡”也可能有少量“老移民”,但作为类别划分只能依据其主流确定。例如,虽然浙江的青田、文成早于 20 世纪初即出现过前往日本、欧洲的移民,但直至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其侨民数量及社会影响均极为有限。青田、文成作为侨乡的社会知名度完全是伴随着改革开放后朝向欧洲之移民潮的出现而形成并迅速提升,故而我认为其应属“新兴侨乡”。

然而,“侨乡”亦可能泛化为广义层面上的祖籍地或祖籍国。当今诸多“寻根之旅”所行走的并非祖辈的那村那乡,可是,当那些完全出生成长于海外的华裔青少年纵览祖籍国的山川河流时,也会一阵阵地唤起他们心中那血浓于水的亲情,“乡”与“国”在想象中如水乳交融,浑然一体。

再者,“侨乡”在不同代际之华人华裔心中,亦可能在泛化中进一步转化。我在东南亚调研时听到更多的乃是以“原乡”称谓自己的祖籍地,相询之下,对方解释虽略有不同,但基本可认定“原乡”乃英文之“original hometown”的意译。可以想见,那是移民后裔对于遥远、陌生但又藕断丝连之乡情的表白,是远离家乡之移民后裔对于自己祖籍地的想象性认同。

从家乡、侨乡到原乡,或可视为移民走向异域他国之一代代人对于源自祖籍根脉之血缘亲情认同的演化。“我心安处即家乡”,这是离散族群对于自己跨境迁移、循环流动之跨国生存状态的精神慰藉,是当代持“弹性认同”(flexible identity)或“多重认同”(multi-identities)的“世界主义者”(Cosmopolitan)、“全球人”(the Global Me)对于“家乡”的认知,而“我心深处有原乡”则是其构建连接祖籍地之想象共同体的心灵依托。

二、侨乡何为:现实通道与情感寄托

闽粤地区是中国传统家族、乡族制度发展相对完善的地区,个人的迁移行为往往背负着提升整个家族命运的厚望。从乡民决意离乡背井的那一刻开始,无论是异域信息、出国旅费,或是抵达他乡后的安身立命之所,无不依托源自家乡的乡缘亲缘纽带,而有朝一日衣锦还乡则是其心中的殷殷期盼,也是促使其胼手胝足、砥砺奋进的动力。

陈达的《南洋华侨与闽粤社会》一书就侨汇对侨乡人衣食住行的影响做了十分详尽地描述。可以说,从初始阶段靠家乡亲缘纽带谋生,到略有所得即汇款回乡以赡养家人、盖屋起楼,再到如愿“发达”时投资兴业、回报故里,金钱的流动无疑是连接华侨华人与侨乡之间一条重要的现实通道。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海外侨资流入侨乡,改变了侨乡地区的村情乡貌,改善了侨眷的家庭生活,带动了当地消费水平的提高,促进了当地公共事业的建立,进而繁荣了侨乡的地方经济。

另一方面,历史上闽粤一带出洋过番者以青壮年男性为主,造成侨乡成年人群中男女比例失衡。而且,因主劳动力缺失而形成依赖侨汇的消费型社会风气,以及异域奋斗者“衣锦还乡”时的炫耀性消费等习俗,也在侨乡引发了若干社会问题。随着一批又一批青壮年走向南洋谋生,随着一幢又一幢依靠侨资建起的“洋楼”矗立于穷乡僻壤,有侨汇收入与无侨汇收入之农户的生活水准渐渐拉开了距离。由于侨乡及侨乡周边地区人眼中能够看到的多是那些成功者,而还乡者也有意展示其“成功”的一面,因此,侨乡经济改观及虚荣消费的两面性都十分突出。然而,也正是这种相互矛盾的特性,张扬了侨乡的个性,赋予侨乡以特殊的社会文化地位。

我曾在多年前的一篇文章中提出了“侨乡社会资本”的概念,认为“跨国民间网络是侨乡社会资本的基本载体,跨国互惠期望是侨乡社会资本的运作机制,跨国链接增值是侨乡社会资本的效益特性。侨乡通过已定居移民、信息网络和人情互惠提高移民操作的成功率及获益率的能力,是一种社会资本。这种资本有望转化为经济资本、文化资本乃至政治资本,但这种转化只有在如愿跨境输出人力资源的条件下才能实现。侨乡社会资本的特殊性体现在它与发达国家劳动力市场的链接,其效益通过其投资对象‘移民’进入发达国家劳动力市场而实现转换与增值。”^①

近年来本人的接续调研以及同行们的成果促使我对“侨乡社会资本”内涵不断增添新的认识。

林胜等人关于阿尔及利亚福清移民个案的研究值得关注。该文指出了当代华侨华人与侨乡经济交汇中一个引人注目的新现象:福清移民在美国、阿根廷、阿尔及利亚等国挣得的钱款汇回老家福清之后,又从

^①李明欢:《“侨乡社会资本”解读:以当代福建跨境移民潮为例》,《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05年第2期。

民间渠道被吸收汇聚,继而投入其侨居柬埔寨之乡人所经营的项目^①。如此建立于侨乡亲邻之“熟人社会”基础上的侨资募集,加之当今全球化时代从技术手段到信息流通为资本跨境流动带来的空前便利条件,无疑既有利于当代侨乡社会资本在跨国运作中不断增值,又拓展了现实通道得以运作的社会空间。

我在浙江青田的一个实地调研成果也颇具启示意义。浙江青田阜山乡是改革开放后迅速发展起来的一个新兴侨乡,近二三十年来从该乡走出的近万华侨华人主要定居于南欧的西班牙、意大利等国。位于该乡的清真禅寺始建于宋,供奉白衣丞相李泌^②。虽然这是一座地方性色彩浓郁的小寺庙,但是,从浙南走向世界各地的华侨华人却对其虔诚礼拜有加。寺庙内的“千斤烛”终年烛光闪闪,意喻护佑献烛人岁岁平安。每柱千斤烛上都标明献烛人的姓名及所在地,细观之可见献烛人遍布世界各地,他们相信家乡的神灵同样可以护佑他们在异国他乡的平安与发达。我于2012年访问该寺时,见到寺庙内有一台式电脑,屏幕上QQ视屏始终处于活跃状态。从值守寺庙的老人们那里我得知,不少阜山在外乡亲无论是开店、娶亲或迁居,都会通过QQ向白衣丞相拜求吉日良辰。还有这么一个事例,一位阜山人在西班牙马德里丢了她的座驾宝马汽车,即刻通过QQ请白衣丞相为其支招,据说他按白衣丞相的指令,还真找回了自己的座驾。诸如此类的神迹在民间传播极广,一个侨乡的地方性民间信仰在与现代科技结合后竟然展示了超越国界的魅力,着实值得深思。

正如孔飞力教授在《他者中的华人》一书中所构建的“通道-小生境”模式:在海外华侨华人与侨乡之间经由潜在的血缘地缘网络构建的通道具有两重性,一是实质性的,即人口、资金、信息的双向流通;另一是虚拟性的,即情感、文化乃至祖先崇拜、神灵信仰的相互交织。在当今全球化时代,侨乡所为的根基依旧,但其所具有的特殊功能却与时俱进,展示出令人耳目一新的变化。

三、华侨华人与侨乡:亲诚惠容与弘义融利

纵观明清以降华侨华人与侨乡关系沿革之跌宕起伏,可以看到其自身虽具有强大的原生内动力,但国家政策以及我国与相关国家间或亲或疏、或敌或友也是不容忽视的重要制约因素。历史上明清封建王朝数次海禁,严令“片板不许下海”,视远走异国他乡谋生之人为“弃民”“叛逆”,民间往来被强制阻隔。而半个世纪前极“左”路线甚嚣尘上的“文革”期间,“海外关系”几乎等同于“反革命关系”,华侨华人与侨乡基于亲情乡缘的互动或被迫中断,或不得已转入“地下”。如此种种惨痛经历,记忆犹存,教训深刻。

改革开放使侨乡焕发了崭新的生命力,也重新升华了华侨华人与侨乡的血缘亲情。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为首的党中央在外事工作中提出并贯彻“亲诚惠容”“弘义融利”等基本原则。这些原则对侨乡发展、对增进华侨华人凝聚力无疑具有重要指导意义。从当下的具体国情出发,展望华侨华人与侨乡关系之未来,似可对此基本原则做如下解读:亲,强调侨乡民众与海外华侨华人、海外华侨华人与定居地民众之间讲平等、重感情,多来往;诚,强调海内外华侨华人在与各方交往中要以诚相待,侨乡要在海外争取更多朋友和伙伴,海外华侨华人也应利用了解双方乃至多方社会文化的优势而发展更广泛、更深入的社会联系,搭建融会互通的桥梁;惠,强调华侨华人和侨乡要将彼此的互动建立在共同利益的基础之上,既让华侨华人得益于侨乡的发展,也让侨乡从华侨华人的发展中受益;容,则是强调华侨华人与侨乡合作中要有开放的胸襟,求大同,存小异。而“弘义融利”,就是要树立和落实正确的义利观,既坚持原则,又追求并实现合作共赢。

(下转第27页)

^①林胜、梁在、朱宇:《非洲中国新移民跨国经营及其形成机制:以阿尔及利亚的福清移民为个案》,《世界民族》2017年第4期。

^②清真禅寺供奉的是唐代三朝丞相李泌(722-789),因其喜着白衣出行又称“白衣丞相”。据言与李泌同朝一陈姓官员乃青田人士,陈遭奸臣陷害被打入死牢,幸得李泌冒死相救方转危为安。陈氏晚年退隐故里青田后,特撰文嘱后辈永远铭记丞相李泌恩泽。陈氏后人感恩白衣丞相庇护,于宋咸淳年间在阜山眠牛山下兴建清真禅寺,塑白衣丞相金身,四时供奉。

本并在日本进一步传播培植了深厚的土壤。日本传统海神信仰中的船玉神就是典型代表,一些地区认为其是在妈祖信仰的影响下与妈祖信仰融合的结果,成为日本广为信仰的航海保护女神。由此来看,相较于政治、经济领域的趋附与背离,文化层面的互动更具有稳定性,尤其对于具有同质性的异体文化来说,文化上的交流更体现出持久性。这一点或许是对当今中国互联互通理念及战略进一步发展和完善的重要启示:以文化为先导的联通更有利于政治、经济领域合作的深入开展,而以文化为依托的政治、经济合作也才能实现联通效益的最大化。

(责任编辑:黄文波)

Study on the Spreading Path of Mazu Belief into Japan

Li Hongwei Yang Yang

(Foreign Language School, PLA Information Engineering University, Luo Yang, He Nan 471003)

Abstract: From a historical point of view, Mazu Belief was introduced into Japan in the context of the East Asian conferrment and tribute system centering on China. This paper aims at the spreading path of Mazu Belief in such a system and finds that the route of spreading is from Kyushu Island of Western Japan to Eastern Japan. There are four ways for spreading as Mazu statue drifting or plundered by the Japanese pirates to Japan, along with Chinese merchants, monks and refugees and the spontaneous contribution of Japanese worshippers as well. As a result, the area of Hirado, Goto Island, Satsuma and Nagasaki had become the most important transmission source of Mazu Belief in Japan. In a word, the spreading path reflects the historical interaction of Sino-Japan from the economic, political as well as the cultural perspectives, which highlights the idea of regional connectivity nowadays.

Key words: Mazu Belief; Japan; Spreading Path

(上接第6页)

从“可持续发展”、“和谐世界”到“人类命运共同体”之理念的提出与实践,体现了当代社会生活中最重要的原则,既是侨乡和华侨华人增进联系的思想基础,又是海内外华侨华人和定居地身边民众交往的精神指南。如何在“亲诚”的基础上“惠容”,在“弘义”的前提下“融利”,在相互理解、相互支持、相互促进中既共同应对各种挑战,又携手共享发展红利,将是海外华侨华人与侨乡关系未来发展的要旨所在。

(责任编辑:黄文波)

Refrain from Seeking Interests at the Expense of Justice: Reflection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Overseas Chinese and Overseas Chinese Hometown

Li Minghuan

(Academy of Overseas Chinese Studies, Jinan University, Guangzhou, China 510630)

Abstract: The transnational community network maintained by the immigration is the typical characteristic of overseas Chinese hometown in China. Modern overseas Chinese hometown can be classified as traditional overseas Chinese hometown, emerging overseas Chinese hometown and special overseas Chinese hometow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overseas Chinese and overseas Chinese hometown can be the real connections made up of population, capital and information. It can also be the virtual connections of emotion, cultural, ancestor worship and spiritual belief. Refrain from seeking interests at the expense of justice is gist of future development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overseas Chinese and overseas Chinese hometown.

Key words: Overseas Chinese; Overseas Chinese Hometown; Refrain from Seeking Interests at the Expense of Justice